

情 愿
为 你 错

都春子 / 著

· 爱 ·
近在咫尺
却遥不可及

F a l l I n L o v e A t F i r s t S i g h t

往事深藏，爱不由己，这是一场
无爱承欢的游戏； / 步步算计，引爱入局，这是一段
真假难辨的爱情。

—— 你一来，我插翅难飞。 ——
有些爱逃得过自己的眼睛，却逃不过命中注定。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情
愿
为
你
错

都春子／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愿为你错 / 都春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500-0773-4

I. ①情… II. ①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3526号

情愿为你错

都春子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 霞 唐运锋
策划编辑	石 颖 夏 童
特约编辑	邹 爽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Minician Designstudio/10099011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7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773-4
定 价	26.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3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情愿为你错

001	第一章	这么近，那么远
021	第二章	无爱承欢
032	第三章	平地波澜起
049	第四章	引爱入局
062	第五章	步步皆危情
077	第六章	遇险
092	第七章	迷途深陷
108	第八章	温柔的背后
120	第九章	爱入僵局
133	第十章	你不娶，我不嫁



情愿为你错

148	第十一章	惩戒，锥心之痛
163	第十二章	戏假情真
178	第十三章	十五年前
196	第十四章	宠溺如初
208	第十五章	爱不由己
222	第十六章	末路缱绻
240	第十七章	真相，我们都辜负了爱
255	第十八章	天使
271	第十九章	情愿为你错
294	番外	

第一章

这么近，那么远

晚，夜色正浓。

白家别墅的客厅，一贯的灯火辉煌。巨大的水晶吊灯散发着熠熠光芒，投射到大理石地板上，形成一道诡异又璀璨的光线。

客厅里一阵沉默，只听到笔尖轻轻划在纸上的声音。

封天隼和白仲然同时合上签好的文件，公式化地相互握了握手，白仲然轻笑：“也只有你，才能让我在业余时间谈工作。”

说完，他起身走向吧台，拿出那瓶收藏了许久的七三年高级红酒，倒出两杯，将其中一杯交给坐在沙发上始终沉默不语的男人。

封天隼摇晃着透明的酒杯，猩红的液体凝聚出一道弧线，再向外散开，杯壁挂着莹润透亮的红珠，更显珍贵。他抿唇浅尝了一口，享受地眯了眯黑眸，才缓缓开口：“这瓶酒你不是宝贝得不得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

“不是有句话叫‘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吗，‘顾枫苑’这个项目还需要封氏多帮衬，聪明人要懂得‘及时行乐’。”白仲然篡改了“及时行乐”这个词，一想起“行乐”，他忽然问起，“怎么许久没见你出来玩了？难道传言是真的？”

“什么传言？”

“说你金屋藏娇，每天乐不思蜀。”白仲然语带调侃，落在封天隼脸上的视线略含一丝探究，“还说你为了美娇娘，搞垮了人家未婚夫的公司。”

封天隼眉峰微扬，指腹摩挲着单薄的杯口，深眸半敛，不发一言。

白仲然见他这副姿态，不由得一惊：“难道是真的？能让你大费周章的女人，我都迫不及待想见一见了。”

“你都说是传言了。”封天隼语焉不详地答道。

不过传言大多不是空穴来风，“贺青地产”的倒闭自然有封天隼从中推波助澜，但归根结底，还是贺家的太子爷贺连哲不争气，手里几个大项目连连亏本，损失惨重。“贺青”表面风光，其实早已颓败不堪。

封天隼似乎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缠，他环视客厅：“怎么不见仲朗？”

谈及这个被自己宠坏的弟弟，白仲然只余下一声轻叹：“被我送到英国去了。”

“哦？”

“他喜欢上一个女孩，死活要和人家在一起。你也知道他，小孩子心性，三天热乎劲儿一过准把人家忘得干干净净。之前因为家里反对，他也闹过几次，每次都没坚持过十天。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哦？我倒是好奇能让自视甚高的白家二少爷倾心的女人是谁。”此时，二人角色对换，封天隼用半带嘲弄的口吻回击。

白仲然苦笑：“是他在法学院的学妹，好像叫……湛蓝。”

倏地，封天隼手中的酒杯微颤了一下。

同样的夜晚，琉璃似的月高悬在夜幕之上，月光折射到玻璃窗上有一丝清透之感。

合上厚厚的《民法学》，江湛蓝这才注意到时间已经接近凌晨。她看得入神，天这么黑却只开着床头的一盏小灯，眼睛有些发涩。

她起身下楼倒牛奶，还没走到厨房便听到窸窸窣窣的动静。

见到湛蓝，苏姨有些吃惊：“小姐怎么这么晚还没睡？”

“刚看完书，喝杯奶就睡。”湛蓝看到洗碗池里的碗筷，“之前佣人不是收拾过了？”

“刚刚司机打电话，说今晚先生可能会回来，我准备些吃的，免得先生夜里饿。”

后面苏姨又说了什么，湛蓝没有听进去，耳朵里只是嗡嗡地回响一句话：封天隼要回来了。

湛蓝有“择席”的毛病，只要换个新地方，即使困得要命，也总要折腾到半夜才能入睡。转天一早用人起来收拾房间，稍有动静，就能把她吵醒。几天接连失眠，今天她终于支撑不住，倒头就睡。

迷迷糊糊间，她似乎闻到空气中飘散着香烟的味道，湛蓝皱了皱眉，挣扎着坐起身，薄被从身上滑落。她的视线掠过窗前那团黑影，猛然一惊，迅速打开床头的台灯，借着昏暗的光线对上封天隼似笑非笑的眼神时，心跳才逐渐恢复正常。

封天隼似乎很喜欢欣赏她惊慌失措的模样，通常只有这时，他那深邃莫测的眸子才会浮现出有温度的笑意。

他又点上了一根烟，打火机的火苗窜入眸中，白雾升空，模糊了他的面

部轮廓，他的姿态仍是一贯的优雅闲适，片刻，不疾不徐地开口：“听说你认识白家的人？”

湛蓝恍惚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点了点头：“是认识。”

“很熟？”

“并不太熟。怎么了？”他极少踏入她的房间，大半夜忽然问她白家的事，湛蓝不明所以。

他没有回答，斜挑着眼角，两指间的香烟泛着白雾。坐在床上的女人，睡眠朦胧，乌黑长发披散在背上，几许凌乱。借着月光只能看到她裸露在外的肩膀，白到近乎透明，锁骨精致纤细，几乎毫无瑕疵。

湛蓝抬起头，正巧对上他打量的目光，沉默在空气中蔓延，她觉得十分尴尬。

“你饿了吗？我去叫苏姨拿些吃的给你。”

她掀开被子下了床，足尖刚沾到地，封天隼猛地将她拉起，只是一甩，她整个人就被扔在了床上。

封天隼很重，他覆上来的时候湛蓝甚至感觉到了床迅速向下凹陷，而她则毫无缝隙地被禁锢在他的身下。他刚刚抽过烟，指尖带着浓烈的烟草味，当指腹摩挲着她的唇瓣时，冰冷的触感使她轻微地颤抖。

封天隼轻笑，低沉的嗓音在她耳畔暧昧地响着：“我竟然不知道你和白家有这样的交情。不过，白仲朗被他哥送走了，怎么，是不是很失望？”

她没有回答，脸上划过淡淡的愕然。封天隼的脸迅速沉了下来，停留在她唇瓣上的手捏紧她的下颔，黑不见底的眼睛微眯，闪烁着危险的光。

湛蓝略微沉吟，她明白，惹他不高兴，受苦的只有自己。于是适时放低姿态：“他是学生会会长，我是学员，上学的时候难免有接触，但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

封天隼轻锁的眉头一松，收回钳制她的手，轻拍她的脸颊，姿态亲昵：“这才乖。”

这个男人时而冷酷，时而霸道，喜怒无常，这才真的可怕。

“洗过澡了吗？”他忽然问。

湛蓝机械地点头，见他粲然一笑，紧跟着有柔软的东西落在她的嘴上——是他的唇。

听人说，男人唇薄，大多无情。沉溺在封天隼不算温柔的吻中，湛蓝仍有力气走神，此刻她觉得这句话用在封天隼身上特别贴切。

她思绪游离，封天隼立刻敏感地察觉，蹙眉，不轻不重地咬上她的舌尖，因为双唇被他衔在口中，那声因疼痛引起的闷哼也被他如数吞下。这一

疼，向来被湛蓝掩藏得极好的倔强一点点从她瞳孔的中心冒了出来，她在他的掌控下挣扎。但她哪里是封天隼的对手？他用上半分心思，就能撩拨得她溃不成军。黑暗中的两人交缠在一起，他的吻终于离开她微肿的唇舌，婉转而下。他的一只手按住她的手腕，将她牢牢禁锢在床头，另一只手利落解开彼此多余的束缚。

“我……今天能不能……”湛蓝在他的瞳孔中看到仓皇的自己，她开始因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而不安。

但她还未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意愿，就已听到他浓重的呼吸伴随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别说让我不高兴的话。”

湛蓝噤声，她无处可逃，被他逼入绝境，极致的欢愉与痛苦如同巨浪淹没她仅有的理智。他俯身咬住她的耳垂，有汗水从他的额头滚落，最终，一切都湮没在他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之中。

当晚，湛蓝累到昏睡过去，她不知道封天隼是什么时候从她的房间离开的。曾听苏姨说过，他从不在别人房里过夜。

接连几天，她所住的知景园再没出现封天隼的身影，湛蓝乐得清静。只是这份快乐并未维持太久。

一封实习申请从“青阳律师行”退了回来，湛蓝有些挫败。她现在读大四，面临就业问题，很多同学早早就找到了合适的公司，而她不甘心随便找家律师行入职，所以到现在仍赋闲在家。

收到“青阳”的回函后，湛蓝闷闷不乐了几天，苏姨问了才知道是工作的事，却又不知该怎么劝慰才好，于是悄悄打了通电话给封天隼。

“封天隼让你带我来这里？”

坐在车内，湛蓝看了看对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很是惊讶。

司机吴毅只是听从命令行事，点头：“封先生现在就在包厢里等您。”

湛蓝一头雾水地下了车，这是她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和想象中的娱乐场所不一样，至少没有衣着暴露的年轻女人走来走去，也没有吵闹的重金属音乐，走廊很安静，他们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就是这里了。”站定后，吴毅敲了敲厚重的红木大门，然后推开。

湛蓝一眼便看到封天隼，他上半身穿了一件黑色衬衫，藏在领口下的一个铂金吊坠若隐若现，另一件饰物是戴在腕间的机械男士手表。她还看到了曾有过几面之缘的盛凯、慕绍决。对封天隼的朋友她并不了解，只知道这两人和他关系亲密。在座的除了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一位中年男人。

“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封天隼向她招了招手。他又要耍什么阴谋诡计了？

虽这么想，湛蓝还是走到他身边坐下，烟草混杂着酒精的味道从他身上传来，可见他之前已经喝了不少酒。

“苏叔，您不是说你那律所缺实习生吗，你看她怎么样，法政系的才女。”封天隼揽着她的肩，向中年男子介绍。

姓苏，又有一家律师事务所，那么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信威律师行”的大股东苏伟信了？

湛蓝难掩惊讶，有点不敢相信封天隼会如此好心。她投给“青阳”实习申请的事情是瞒着他的，被回绝后，就更没必要跟他提及，因为她没把握封天隼会允许自己出去工作。

苏伟信上下打量了一下湛蓝，酒精的作用，让他的眼睛有些红，但还是掩饰不住他身为律师的精明和商人的市侩：“你介绍的人怎么会错？回头整理个简历发给我，我让人事部安排职位。”

“信威律师行”在东城声名显赫，比“青阳”更难进入，她记得学校里有个学长，硕博连读，毕业后出去深造了几年，又在一家国际大律师行工作过两年，回来后依然费了很大周折才进了“信威”。湛蓝从来没敢有此奢望，如今，封天隼一句话，她就轻轻松松地被录用了。

封天隼塞给湛蓝一杯酒，她怔住，一头雾水地瞧着他。

封天隼轻蹙眉头：“傻丫头，一点不懂事。苏叔帮了这么大的忙，你总要敬一杯酒。”

湛蓝不会喝酒，但又不能当众驳了封天隼的面子。

她抬头对苏伟信微笑，礼貌而客气：“谢谢苏先生给我这个机会。”

说完，她将橙黄色的液体一饮而尽，满口辛辣，湛蓝差点呛出眼泪。

封天隼发出低低的笑声。

苏伟信瞪了封天隼一眼：“你笑什么，看看人家小女孩，规规矩矩，又懂事，哪像你？要是你爸知道你身边有一个这么乖巧的人跟着，肯定放心不少。”

“听见了吗，苏叔夸你懂事呢。”封天隼斜觑着她，笑容隐晦。湛蓝没理会，又听他对苏伟信说：“其实她也就表面上装装罢了，苏叔不知道她有多野，我肩膀上的伤就是她咬的，疼了好几天。”

说完，封天隼就要解开领口的扣子，将“伤口”展示给众人看。

湛蓝的脸轰一下烧了起来，这么私密的事他竟当成笑话说给外人听。原本在一旁聊天的慕绍决和盛凯都没忍住，笑出声来。湛蓝彻底体会了一把羞愧欲死的感觉，急忙抓住他的手，眼带恳求地看他。

封天隼似笑非笑地睨着她，眉峰微扬，似等待着什么。

湛蓝暗暗咬牙，用轻到不能再轻的声音说：“求你了。”

之前她从没开口说过“求”字，封天隼却偏偏喜欢看她出丑，看到她漂

亮的眉宇间有浅浅的羞涩盘踞，双颊绯红，封天隼唇边的笑容终于绽开。

苏伟信只当这是两个年轻人的小情趣，笑着摇头。

湛蓝喝了一杯酒后就一直觉得不舒服，她很少碰这种东西，记忆中最近一次，是同贺连哲一家人过节时，尝了口进口红酒，当时就醉得不行，贺连哲还一直取笑她的酒量。

察觉自己生了不该有的心思，湛蓝的眸子暗淡了下去，她不想继续待在封天隼身边，于是找了个借口出去透气。

会所的大堂还算明亮一些，她倚靠在角落的墙壁，吹着过堂风，那种窒息的感觉才稍稍好转。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伴随着熟悉的声音。

湛蓝呆滞了一下，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抬起头望向声音的来处，她看到大堂门口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正握手道别，而那其中有一道身影她再熟悉不过，是贺连哲。

再见到这个男人，恍如隔世。

贺连哲比前一阵清瘦了许多。送走了那些人，他一个人站在大堂，湛蓝见他揉了揉眉心，这是他不舒服时的小动作。

湛蓝遥遥望着贺连哲的背影，没有叫他。

她和贺连哲、封天隼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却十分难堪。

贺家一夕间濒临破产，虽是因为贺连哲年轻气盛，自恃过高，导致一连串的账目亏空，但多少也有封天隼从中作梗。如果不是因为封天隼，就算“贺青地产”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也还能维持一阵，贺连哲的父亲贺炜也不会中风住院。

但这一切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她。

所以，当贺连哲的母亲低声下气地求她答应封天隼的要求，以换得“贺青地产”一丝喘息之机时，她答应了。

一阵高跟鞋敲打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拉回湛蓝游离的思绪。抬首望去，一个火红的身影正缓缓接近大堂中央的贺连哲，女人姿态妩媚，留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她走到贺连哲身边，亲密地勾起他的手臂。

湛蓝听到贺连哲对那女人说：“怎么这么久，客人都走了。”

“哎呀，卫生间好远，再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这么急。怎么样，贷款谈成了吗？”

“成了，虽然利息有点高，但到底能让‘贺青’先缓一缓，这还要多谢伯父，帮我从中牵线。”

女人娇媚一笑，秀气的拳头轻捶他的胸膛：“谢什么，等我们结婚了，你就是我爸的女婿，丈人帮女婿不是天经地义嘛。”

贺连哲抿了抿唇，不自在地笑了笑。

曾经恃才傲物的男人，如今却要仰人鼻息过日子，可以想到贺连哲的痛苦有多深。

两人又说了什么，湛蓝没有听到，也许是情人之间的悄悄话，更私密一些。直到贺连哲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湛蓝仍站在原地。

“咳咳……”

背后传来一声轻咳，湛蓝回过神，转身，见到一脸不耐烦的盛凯以及笑容微冷的慕绍决。

“我就说出来这么久肯定有‘猫腻’，怎么着，被我说中了吧。”盛凯吊着眼角，挑衅地看了湛蓝一眼，“那是林奇田家的千金，长相虽不如你，可是人家有钱，现在对贺连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钱，你一往情深，人家也许早就忘了你是谁。”

盛凯的话句句讽刺，显然对她很是不满。怪不得人人都说“物以类聚”，封天隼身边的人都是这么阴阳怪气的！

湛蓝白了盛凯一眼，从他身边走过。

顿时，盛凯面部表情狰狞起来，还没有谁这么无视过他！

还没等他说话，身边的慕绍决拍了拍他的肩，对已经走出几步的湛蓝说：“江小姐，你该庆幸看到这一切的人是我们，要是三哥……”

湛蓝脚步微顿，没有答话，继续朝包厢走去。

盛凯看着她的背影，暗自咬牙：“祸水！见她第一面就知道这女人不是省油的灯，不知道三哥看上她哪一点，他可是头一回对女人这么上心，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

慕绍决只是笑道：“别杞人忧天了，大不了，派人多盯着点儿。”

盛凯叹气：“只能这样了。”

湛蓝回到包厢时，桌子上倒着些空酒瓶。她刚坐到封天隼身边，慕绍决和盛凯也跟着回来了。

“怎么去了这么久？”封天隼嗓子微微沙哑，指尖的烟燃着微弱的光。

湛蓝思量着要不要找个借口搪塞过去，她知道自己说谎的技巧不高，且封天隼虽有醉意，但依旧精明，更何况盛凯就坐在不远处，难保不会拆她的台。

盛凯见她不说话，便认定她是理亏，刚想开口，却被慕绍决抢先一步：“可能是江小姐闻不惯咱们这里的烟味儿酒味儿，在外面多待一会儿，透透气。”

盛凯皱了下眉头，湛蓝对慕绍决的解围无动于衷。

苏伟信带着醉意笑道：“阿隼身边的人也有讨厌酒味的？据我所知阿隼

可是千杯不醉啊，江小姐，你可得锻炼锻炼，否则以后有什么活动，阿隼可替不了你。”

湛蓝虚心地点头，看向封天隼：“我能喝吗？”

封天隼眉锋微扬：“你想喝？”

湛蓝点了点头。

他目光深沉地盯了她一会儿，直到她被看得有些不自然，他才拿酒杯，倒了半杯威士忌给她。

她一饮而尽，液体滑过味蕾，余味多了一丝苦涩。

封天隼起初只觉得她是好奇，完全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当她一杯杯地喝下去时，才觉察到异样，脸色沉了沉。

湛蓝又拿起酒杯，杯沿刚凑到唇边突然被封天隼夺走，几滴澄色的液体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封天隼的唇贴着印有她唇膏的地方，仰头将剩下的酒喝了下去。

慕绍泱最会察言观色，立刻插话进来：“我看江小姐是醉了，三哥，不如你先带江小姐回去吧，我来送苏叔。”

盛凯嘟囔一句：“你管她干吗！”

慕绍泱白了他一眼，盛凯将头别开，冷哼一声。

封天隼蹙眉看了一眼已经有些醉态的湛蓝：“那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哥。”

回去的车上，吴毅透过后视镜时不时观察后座的情况。

湛蓝整个人窝在封天隼的怀中，一路颠簸，她的头已经歪歪扭扭贴在封天隼的胸口，像一只温驯的小猫。而封天隼端正地坐着闭目养神，许是怕她掉下去，一只手臂横过，揽着她的腰。

除了浅浅的呼吸声，车内安静极了。

行驶了一会儿，隐隐听到什么声音，吴毅以为自己幻听，便没上心。可是没过多久，又听到一声。

这时，封天隼也睁开眼睛：“她在嘟囔什么？”

吴毅背后冒出一阵冷汗，但还是不得不回答：“江小姐好像在说……连哲……”

刹那，封天隼的目光让吴毅芒刺在背。

车子在知景园别墅大门前停下，吴毅迅速绕到后座，打开车门，想要将昏睡的湛蓝抱起来。

但他还未碰到湛蓝的衣角，就被封天隼阻止：“我来吧，你去叫苏姨开门。”

“先生……”吴毅有些担心，今天封天隼喝得不少，刚才坐在车里也一副不太舒服的样子。

这时封天隼已经弯腰将湛蓝抱了起来，吴毅只好快速跑过去按门铃。

苏姨披着衣服来开门，见到封天隼怀里的湛蓝有些惊讶。

封天隼抱着她上了楼，将她放在大床上。

湛蓝睡得并不是很熟，眉头紧锁，她翻了个身，长裙的衣摆卷到了大腿上，柔软衣领滑落，隐约可见布料下肌肤白皙莹润的色泽，干净的面孔泛着诱人的潮红。

封天隼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片刻后，他俯身拉过一边的薄被想帮她盖上，因为凑得近，所以清楚地听到她又低低唤了一声：“连哲。”

他的手一僵，眼底迅速跃上两簇无名之火。

苏姨站在湛蓝的门外有些担心，踌躇着不知该不该敲门进去，还没做出决定，便撞见从卧室出来的封天隼。

“江小姐她……”

“睡了。”封天隼有些不耐烦。

“那我去给您放洗澡水。”封天隼的习惯，从外面回来必定要洗个澡。

“不用了，我不在这里睡。”

“可是这么晚了，要不我打电话让吴毅开车回来，送您过去。”

封天隼揉了揉眉心，眸中略浮现出一丝倦意：“嗯。”

苏姨转身朝楼下走去，刚走到楼梯处，又听他说：“算了，苏姨，帮我放洗澡水吧。”

“哎，好。”苏姨生怕他会反悔似的，立刻去他的卧室放水。

洗完澡，封天隼接到了慕绍决的电话，他已经把苏伟信安全送到家，封天隼淡淡应了一声，说了句“辛苦”。

挂上电话，房门外传来砰的一声。声音虽不大，但还是惊动了封天隼。

他蹙起眉头，轻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暗格里拿出手枪。

走廊里燃着柔和的黄色彩灯，他谨慎地四下打量，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这个时候，又是砰的一声，封天隼朝声音来源处望去，正是湛蓝的房间。

他在浴室找到了她，地上倒着几个沐浴露的瓶子，应该是她不小心撞掉在地上的。而湛蓝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此刻正趴在浴缸的边缘，一只手还挂在水龙头上，一动不动，不知是不是又睡了过去。

封天隼有些烦躁，将手中的武器别在后腰，走过去就要将她拉起来。

只是指尖的触碰，湛蓝就惊叫起来：“不要碰我！”她背靠在浴缸的边缘，长发凌乱地披在身后。

封天隼一怔，声音失了原有的温度：“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说

完，又伸手拉她，“起来！”

湛蓝向后缩了缩，避开他，垂眸盯着地板。

封天隽眯起黑眸：“江湛蓝，借酒装疯也要有个限度。”

她蜷曲起身体，双臂环着自己，许久，缓慢地开口：“你不要碰我。”

他盯着她苍白的面容，冷笑：“你难道忘了当初舍弃未婚夫来求我的人是谁了？不要碰你？怎么，嫌我脏了？才见贺连哲一面，你就变成贞洁烈女了？”

湛蓝惊诧地抬起头看他，他竟然知道！不过仔细想，似乎还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逃得过他的眼睛，慕绍决为她解围时他表情略带深思，也许那时候他就明白了。

封天隽笑着说：“要不我让人帮你放水，洗上七七四十九天，直到你觉得自己干净为止？”

湛蓝沉默，许久，她再次开口，声音微不可闻：“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

封天隽看她一眼，蹲在她面前。

他抓住她的手，将枪放在她手上，暧昧地低喃：“想走？可以，你只要轻轻扣动扳机，用它对准我的太阳穴，只需要一秒，你就如愿以偿了。”

他将她的食指掰开，帮助她将那东西的一端对准自己的头。

湛蓝倒吸一口凉气，拼命挣脱，像扔掉烫手山芋一样扔掉那可怕的东西，脸色苍白。

封天隽看着她的举动讥讽地笑：“这可是你摆脱我的唯一机会，不过，你应该庆幸。”他利落地拆掉那把手枪，竟然没有子弹。

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他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中？

湛蓝的心怦怦地跳着，她不敢想，如果刚刚她选择扣动扳机，后果会怎样。

封天隽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轻拍她的脸颊：“不用急，总有一天，你会自由的。”

湛蓝将整理好的简历，按照苏伟信留给她的邮箱地址发了过去。

她去报到的那天苏伟信出差了，接待她的是苏伟信的助理林姐。

“苏律师已经安排好了，你是应届生，没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先把你安排到高律师那里学习一阵子。对了，高律师你知道吧？”

湛蓝点头：“知道，是我的学长，也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进“信威”的高材生。”

林姐笑道：“没错，就是他。高律师这两年做出了些成绩，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再加上你们又是一个学校的，肯定会更熟悉一些，苏律师也是

因为这个才把你安排到高律师身边。我们律师行还从来没收过实习生，你是第一个，苏律师对你可真好呢。”

湛蓝只是淡淡一笑，心知苏伟信的这份用心只因为自己是封天隼介绍过来的人罢了。

自她酒醉的那一晚之后，封天隼再也没有出现过，湛蓝也开始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似乎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只是她明白，有什么东西隐隐之中正在发生变化。

中午休息的时候，湛蓝向高伟请了假。吴毅每天早晚接送她上下班，只有中午这段时间她才是自由的。

坐在“信威”附近的咖啡厅，玻璃门前的风铃时不时发出一声脆响，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咖啡香，湛蓝十分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

“天气热得要命，不好打车，等着急了吧？”

湛蓝闻声抬起头，周欣雅衣着干练，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一副女精英的模样。

“没有，反正时间还早，在这样的地方，等一等也是享受。”湛蓝搅动咖啡杯里的小匙。

“你真是一点没变，最懂得自得其乐了。”周欣雅一笑，向服务员点了杯冰咖啡，“对了，我刚出差回来，才知道‘青阳’突然不收实习生了。你怎么办，不是已经向学校提交‘实习离校申请’了吗？”

“嗯。”

“我们老大也真是的，说好了要收你的，合同也签了，谁知道好端端的又改变主意了，不知道犯哪门子的神经。湛蓝，不如你再等等，我再去找我们老大周旋一下，看能不能通融。”

“不用了，欣雅，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哦？这么快？是哪家律师行？”

湛蓝抿抿唇：“是‘信威’。”

“什么？”周欣雅颇为惊讶。

湛蓝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好说：“你别问了，以后我再跟你详细说。”

周欣雅熟知湛蓝的性格，她不想说的事，就算你撬开她的嘴也没用。

“好吧。不过我还真是为你高兴。”

湛蓝很感激周欣雅的体贴，想到今天见她的目的，话锋一转：“对了，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没有？”

“当然带来了。”

周欣雅从包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纸盒，缓缓推到湛蓝面前：“安装

方法，我写在一张卡片上了；就放在里面。你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应该很容易就能看明白。”

“好。”

“这东西是我托人从‘黑市’上买的，最先进的科技，卖给我的人说这东西一旦开启，就可以将图像同步传送到你设定的终端设备上，就算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黑客，也篡改不了。”

慎重地将东西仔细放好，湛蓝道：“谢谢你，欣雅。”

“谢什么，我们之间说这话可生疏了啊。”周欣雅犹豫了一下，问道，“湛蓝，你要这东西做什么？和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

湛蓝没有作答。

周欣雅也是个通透的人，见此情景也不再继续问。

“我可以不问你拿它来做什么，但我希望你是安全的。湛蓝，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也不要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明白吗？”

湛蓝覆上她放在咖啡杯旁的手，轻握：“放心吧，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那就好，就知道劝不动你。凡是你想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湛蓝回以一个浅浅的笑。

湛蓝回到律师行的时候，高伟正要外出，在电梯门口见到她，便叫住了她。

“江小姐，晚上七点我要去‘菁华酒店’参加一个酒会，你如果不忙的话，可不可以做我的女伴？”

如今她是高伟的助手，陪他去参加一些公事上的应酬也无可厚非，但她如今的身份特殊，多有不便。

“我可以晚一点给你答复吗？”

高伟点头：“可以。如果决定去的话，就去林姐那里说一声，让她给你安排。”

“好的。”

湛蓝打电话回知景园，同苏姨说了一声，没过多久苏姨就带给了她封天隽的回话——“随便”。

她去找了一趟林姐，才知道高伟口中的“安排”是什么意思。

律师行有一间小小的储藏间，里面摆着各种礼服，男装女装都有，很多还挂着标牌。林姐见湛蓝身条纤细匀称，将一件珍藏的银色长裙拿给了她：

“这是当初苏律师为一位名设计师打赢官司准备的谢礼，全世界仅此一件呢。不过这礼服的尺码太小，咱们律师行的女人都是熟女，没人穿得下，今天你运气好，拿去穿吧，一定要震撼那些男人一下，免得他们总嘲笑咱们律师行没有